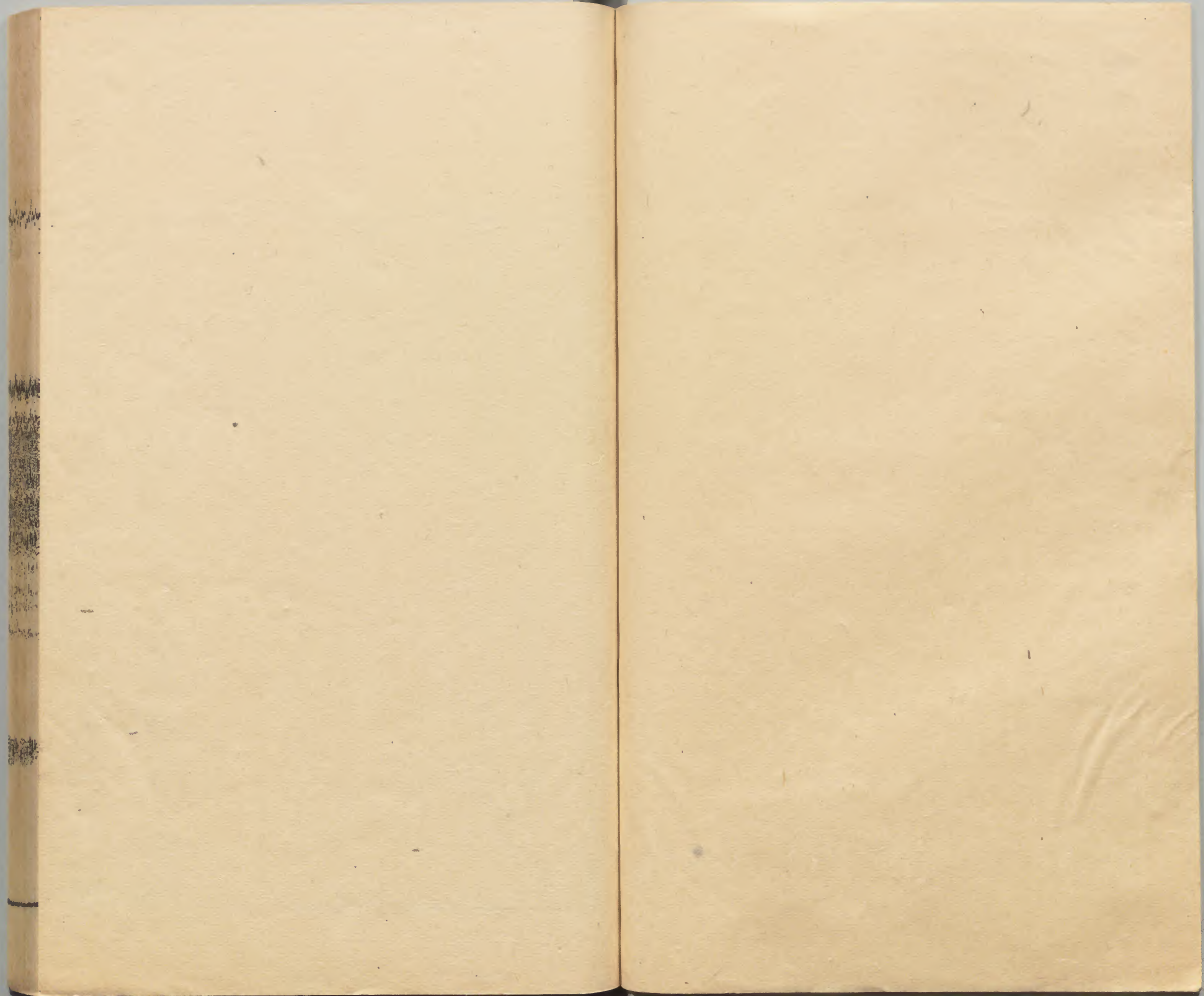


五禮通考

六六
十三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29	
冊數	160 (29)		
函號	別	5	1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二

淺草文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燾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六十二

宗廟制度

禮記郊特牲尸神象也

方氏慤曰見乃謂之象神隱而尸陳以其陳者見于隱者故曰尸神象也

陸氏佃曰尸是象而已其所謂神在彼不在此也

尸陳也

注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

陸氏佃曰尸陳也者神無象也以尸陳之而已

坊記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

疏祭祀有尸宗

廟有主下示于民有所尊事也

方氏慤曰尸用于祭祀之時主藏于宗廟之內故于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為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偶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

民有事也

[白虎通]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

[通典]杜氏佑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祝迎尸於門外者象神從外來也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也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呂氏大臨曰求神必以其類升其堂也入其室也其形不可見也其聲不可聞也亨孰羶薌而薦之莫知其來享也此孝子之心所以必立尸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然獻酢拜跪禮無不答猶賓之也父母而賓客之自殯于西階始此事人事鬼之所以異也尸必筮之求于神而不敢專也

[朱子語錄]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樸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文蔚錄云是上古樸野之俗先上制禮是去不盡者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樸陋之禮已去不復可用去之方為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徭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



五章
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爲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爲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爲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爲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祀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爲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爲非以副一村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于中王以不善爲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樸陋也陳文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殺豐潔

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爲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爲不誠矣曰此所以爲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爲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况既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爲尸亦是此意

蕙田案古人祭必立尸其不立者三事曰薦

如薦新薦寢廟無田則薦是也曰厭如殤祭之陰厭陽厭是也曰奠如喪奠朔奠釋奠是也後世祭不立尸強名曰祭實為薦為厭為奠而已豈知古人之祭必設尸以事之者易所謂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又曰知鬼神之情狀故陟降飲食必有所憑依几筵祝奠實有其對越固非聖人莫能制而非人所能盡喻矣朱子謂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豈非實有以見其必然耶

又案以上立尸之義

曲禮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注孫為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疏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祭祀必有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幼弱則必

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也作記者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也曾子問云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謂無服內之孫則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天子必取孫列之為卿大夫者謂諸侯入為卿大夫者故云公尸諸侯亦然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 又曰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故也

新安王氏曰特牲禮注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已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特牲禮有尸士禮也少牢禮有尸大夫禮也祭統言君執圭瓚裸尸諸侯禮也守祧言以其服授尸天子禮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

疏曾子以祭是祭神神無形象以生人象之無益死者若如厭祭亦可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厭鬼神也孔子謂必須有

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

祭統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注子行猶子列也祭

祖則用孫列皆取于同姓之適孫也

通典杜氏佑曰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為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為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為尸皆取同姓之嫡也

楊氏復曰特牲饋食筮尸疏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鳧鷖祭尸之等皆言公尸又春秋公羊子何休注曰禮天子以卿

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又鳧鷖詩公尸來燕來寧疏曰其尸以卿大夫為之

曲禮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注尸者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疏尸代尊者人子不為也

孟子弟為尸

白虎通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不以公為尸避

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

蕙田案以上立尸之法

禮記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疏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

既變而祝宿虞尸是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疏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

方氏慤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宿亦戒也以事戒之曰戒以期戒之曰宿

蕙田案此立尸之始也父母之神去而體魄留故立重立主以存其神體魄歸于土又立

尸以象其形然則主者神事之也尸者形事之也孝子之志合于冥漠昭于法象此所以致愛而存致愨而著也夫

儀禮士虞禮記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

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疏虞卒哭之時男女別尸故男女別言之也云異姓婦也者以男無異姓之禮故也孫與祖為尸孫婦還與祖姑為尸故不使同姓女為尸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鄭云必使適也者據經不使賤有適孫妻則先用適而言其實容用庶孫妻法也此經男女別尸據虞祭而言至卒哭已後自禫已前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案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篇末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

禮記少儀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注為尸為祖姑之尸也

尸疏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尸坐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為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

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

而筮尸疏筮尸筮小祥之尸小祥男子除首經唯有要經豫著小祥之服臨此筮尸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編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尸

蕙田案以上喪事內尸

禮器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

卒祭殷坐尸注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

猶坐疏此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夏禮質言尸是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

方氏慤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唯坐尸而且詔侑無方為此特文備之事爾而于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道未始不相因故曰其道一也

郊特牲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注古謂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由世質故耳

少儀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注

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肺肝孺于俎盥振祭噉之加于菹豆疏折俎折骨于俎俎既有足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于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亦不坐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鄭引少牢饋食禮

證尸坐之義

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注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

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釀旅酬相酌似之也疏旅酬六尸謂裕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然大裕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陸氏佃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言成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裕

逸禮裕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

通典案鄭元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裕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廟無穆主也其

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

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稱二尸圖

據文王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文武廟三尸也故云獻昭尸如穆尸之禮

禮記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注祭者以某妃配亦不特几也疏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

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鄭注以某妃配儀禮少牢禮文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故鄭注司几筵云祭于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

通典杜氏曰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于夫同牢而食

故共尸也

楊氏復曰愚案曲禮孫為王父尸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止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又案司几筵每敦一几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

朱子語類或問古人合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
 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
 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一獻畢則尸便酢主人主人
 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是甚時緣甚事廢了到本
 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
 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蕙田案以上三代祭事立尸

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

走以教敬也注戒謂散齋也承猶事也

方氏慤曰齋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敬之至矣故云以教敬也

曲禮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
 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注下下車也所以尊尸國君時或幼小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

式禮之也乘以几尊者慎也疏為君尸謂臣為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者致齋各于其家散齋亦猶出在路及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于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若于散齋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尸在廟門之外其尊未伸不敢充禮不可下車故式為敬以答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于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于時立乘平常則馮較詩倚重較今是也若應為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倪式視馬尾是也尸至廟中禮伸則充故答拜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纂君以羔皮以虎緣也

呂氏大臨曰几者尊者之所馮以養安也故尸之乘車用之

方氏慤曰必曰為君尸者則知非為君尸者有所不下矣

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

必有前驅注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俛禮之前驅謂辟道疏孔子廣設事尸之法案士虞禮尸服

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注云大夫因士連言耳案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于人君故尸服祖父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

左右軌范乃飲注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也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轡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疏

禮記卷之三 宗廟制度

尸之僕為尸御車之僕將欲祭酌酒與尸之僕今為轅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于車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執轡轂末范謂式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于車左右軌及前范

學記當其為尸則弗臣也

方氏慈曰以神言之故為尸則弗臣

蕙田案以上敬尸之禮

周禮天官掌次凡祭祀張尸次

注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疏諸祭皆有

尸尸尊故別帳尸次

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

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注遺衣服大斂之餘也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

也冕

禮記中庸設其裳衣

注裳衣先祖遺衣服設之當以授尸也

楊氏時曰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其所服衣授尸所以依神也

儀禮士虞禮記尸服卒者之上服

禮記喪服小記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

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

服以士服

疏尸服士服謂元端若君之先祖為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為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為先君士

尸則著爵弁若為先君大夫尸則著元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元端是也

方氏慈曰言天子諸侯士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所謂祭從生者也與中庸所言亦同父為士其尸服以士服者則與喪從死者同義

王藻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

注尸尊則襲疏尸居尊位無敬于下故襲也

陳氏祥道曰揄而充襲曰襲

方氏慈曰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揄以襲衣故謂之襲爾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于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于服言襲由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實充言充于內也見言見于外也

周禮春官大祝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相尸禮

注右讀亦當為侑相

延其出入詔其坐作疏凡言相尸者諸事皆相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食訖又延之入室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

小祝大祭祀送逆尸沃尸盥贊隋

注隋尸之祭也。送逆尸者為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

出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案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于盤其時小祝沃水贊隋者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受尸尸隨祭以韭菹孺于醢以祭于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

禮記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

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

則全於臣全於子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

迎尸尸道未伸嫌君猶欲自尊故不迎也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耳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于臣君若出廟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是疑于君

周氏諤曰以君而迎牲可也以君而迎尸則嫌于以君而迎臣

方氏慤曰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

注尸出入謂尸初入廟時及祭祀訖出廟門皆

令奏肆夏

禮記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

注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

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也疏此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二足相躡每蹈于半未得各自成迹尊者舒遲故君及尸步遲狹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士卑故與尸行步極廣每徒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

方氏慤曰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勞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注辨猶別也後尸居後贊禮儀

曉于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

輔氏廣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

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

注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

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疏斝角爵名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銅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詔告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未敢自安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妥尸也

詩小雅楚茨以妥以侑

傳妥安坐也侑勸也箋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疏迎尸

使處神坐而食于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

周禮夏官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

注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

故云也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禮記祭統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圭
 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
 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濟夫人薦
 豆注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紉所以牽牲也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浼盞齊也盞齊浼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言水爾濟濟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
 尸執豆注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豆下附也又執豆以授夫人

祭義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
 夫人薦豆注色不和曰作

郊特牲坐尸于堂注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腍脊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與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

方氏慤曰坐尸于堂即羹定詔于堂

祭統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注詔祝告事于尸也出于祊謂

索祭也疏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孰醑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于尸其事廣也祊謂明日釋祭而出廟門旁求神于門外之祊

輔氏廣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無所不盡為求神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注牲魚魚牲也祭謂尸所以祭也鄭

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疏大祭據宗廟而言授尸祭祭者魚之大鱗即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備各一魚加膾祭于其上膾謂魚之反覆者

禮記禮運醎筭及尸君非禮也注醎筭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周氏謂曰夏曰醎殷曰筭諸侯有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者也

坊記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注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

人降洗爵獻賓也

方氏慤曰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注尸飲五謂醑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疏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

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故云尸飲五于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鄭注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詩小雅信南山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箋斂稅曰穡畀予也

成王以黍稷之稅為酒食至祭祀齋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

大雅既醉令終有傲公尸嘉告傳傲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疏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傳天子以卿謂以卿為尸也箋公君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孫為王父尸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于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用太公為尸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

世本古義何氏楷曰時武王新即位故以有傲言呂祖謙云周之追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陳祥道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官司服享先公則驚冕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驚冕而王服衮以臨之

則非所以致敬故不敢也愚案如前說則此公尸當是于諸祖中舉其最尊者乃后稷之尸也周旅酬六尸先儒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是也朱子援引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謂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殊屬臆說又何休謂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毛傳同其說謂天子之卿蓋諸侯也未詳何據鄭元則謂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孔穎達引曾子曰王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也此言公者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以公言之又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謂天地山川得用公皆牽強附會絕非事實嘉告鄭云以善言告之謂嘏詞也通篇皆宗祝傳公尸之意所謂工祝致告者

禮記祭統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注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夫祭

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

武宿夜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

也注武宿夜曲名也疏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代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陳氏祥道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于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于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于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為重凡見于前代者皆其輕者也

詩小雅楚茨皇尸載起鼓鐘送尸傳皇大也箋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謬

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疏釋言云謬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

世本古義何氏楷曰古者祭必立尸所以象神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贊裸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周禮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受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于同姓之嫡孫也疏云主人為欲孝敬已父不計已尊而北面事子行則凡為子者豈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而儀禮疏則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鳧鷖祭尸之等皆言公尸是已又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鄭云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鼓鐘之鼓以支與鐘鼓之鼓以支不同彼二器並作此則以擊鐘為主所謂金奏也周禮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尸出入則令奏肆夏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肆夏其一也九夏掌于鐘師先擊鐘次擊鼓以金為奏樂之節故但言鼓鐘耳李如圭云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鄭云神安歸者歸于天也孔云神尸相將神無形故尸象焉羅泌云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昭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為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白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棟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是故侑神尸入舉角受尸食為之節及乎酌盜醉尸有至沾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

蕙田案以上祭祀事尸之禮

詩大雅鳧鷖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

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疏言公尸來燕則是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淶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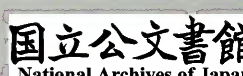
鳧鷖在亶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朱子集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世本古義何氏楷曰鳧鷖武王為諸侯繹祭五廟禮畢因而享尸之樂所以知為祭五廟者以此詩言公尸凡五知之如謂辭煩而不殺何必至五且何以竟止于五乎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云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疏云曰考廟者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者祖廟王君也祖尊于父故加君名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太祖也祖始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

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惟得月祭三也太祖為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也今案此詩言鳧鷖在涇涇為水名而其後沙渚濼疊皆非水名乃蒙乎涇之辭涇水居中有太祖之象沙渚皆在水旁有高曾一昭一穆之象濼疊居涇水下流又為祖考在高曾下一昭一穆之象其為諸侯之五廟明矣尸稱公尸亦周家未為天子時之稱然愚初猶意其為文王之詩以祭義引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正言繹祭之事後又思詩人凡言景物必據所見文王居岐周而祭宗廟當言岐水或已遷于豐而祭宗廟當言豐水是皆非涇經流之地安得遠及涇水乎及觀華谷嚴氏祭之說而意始豁然直斷其為武王未



有天下時之詩焉嚴云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
 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
 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
 則去涇近矣張衡西京賦云欲澧吐鎬據渭据涇見
 涇水近鎬也郝氏敬云鳧善沒鷺善浮有變化出沒
 之象以比鬼神愚案郝說是矣禮謂索祭於祊不知
 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意亦近是然詩之興義必
 有所取舊說皆謂與公尸則公尸只一人耳而以二
 鳥與之何居禮夫婦一體昏則同牢合巹終則同穴
 祭則同几同祝故禮記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疏
 謂人生時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
 夫婦同几唐博士陳正節議曰臣聞于禮宗廟父昭
 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

來無易茲典陳祥道曰祭祀同几則一尸儀禮男男
 尸女女尸謂虞祭也又曰案少牢饋食藏歲事于皇
 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
 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然則鳧鷺乃以與祖考妣非
 與公尸也蓋是先行繹祭之禮而後享尸詩既不言
 繹祭之事而特寄興于鳧鷺一語以致其恍惚想像
 之意此詩筆之幻處又取興之變體

宗元案鳧鷺詩序謂繹而賓尸信已鄭康成
 乃分首章祭宗廟之尸次章四方萬物之尸
 三章天地之尸四章社稷山川之尸五章七
 祀之尸者殊鑿歐陽本義破之極快朱子已
 不從之洵為至當何元子乃更鑿為武王裕
 祭五廟之尸謂武王時為諸侯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因以每一章只祭一廟之尸其比康成之鑿不更甚乎且釋義處尤多膠固滯泥以此說詩所謂固哉高叟也已今姑存之以廣聞見勿為所愚可也

蕙田案此繹祭賓尸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注出舍公館吉凶不可同處也 疏受宿謂受宿齋戒也出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

室中之事而已矣

注室中之事謂賓長獻 疏此大夫祭謂祭宗廟若遣使至十一主人酌酒醕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 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

蕙田案此條尸變禮

孔子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注祭殤必厭厭飲而已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

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注用特牲者尊宗子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于尸者陰厭者祭之于與 疏所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元酒重古之義祭成人則有之利成謂祭畢告供

養之禮不舉肺無所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于尸今以無尸故不為

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

謂陽厭

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者也明者曰陽 疏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于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

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

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

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蕙田案以上祭殤無尸

王制庶人祭于寢疏庶人之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陳氏禮書祭有尸而薦無尸

大戴禮天圓篇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

注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

蕙田案以上庶人無尸

通典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

醉飽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

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方猶常

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為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

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

使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

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戶即反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

明子事父之道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者取于同姓之嫡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士延尸于外尸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君

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

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為君尸者大夫士見則下之君知所以

為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小不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也尸必式禮之乘

必以几尊者慎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

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中

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

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也祝迎尸於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

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為尸一云天子

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為其太尊嫌敵君故

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周公祭太山而以

召公為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為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於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始死無尸者尚如生故未立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于壙也于主人贈祝先歸也封反彼驗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案鳧鷖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元以初章為宗廟其二為四方百物其三為天地其四為社稷山川其五為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皆有尸也至於周人輕重各因其象類又案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之社以士師為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杜佑議曰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彝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搏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惠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裔諸國地偏氣獷則多仍舊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或有是古者猶言祭尸禮重亦可習之斯豈非甚滯執者乎案後魏文成帝

拓跋濬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為尸祭之晏好敬之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躓亂情理據文成帝時其國猶在代北又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每秋祭祀鄉里美鬢面人送迎為尸以祭之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

陳氏禮書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

立尸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
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鳧鷖之序言神祇
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惟真與祭春秋傳曰
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為尸又周
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為尸於公
則凡尸皆貴者矣白虎通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不以公為尸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也杜佑曰天子不以公
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為尸皆取禮記曰為人
同姓之嫡也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故也子者祭祀不為尸則凡尸皆無父者矣然則天子諸
侯之尸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焉禮曰祭成喪者必
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
可也此大夫士之禮歟蓋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
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

同凡則一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為大
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
官司服享先公則驚冕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
服驚冕而王服衮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弗敢也
然小記曰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
士服者鄭氏曰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其為君
也以卒者不成其為君故不敢服其為君之服也儀
禮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於
尸再宿而一戒士於尸一宿而無戒則大夫之禮有
所屈士之禮有所伸推而上之則人君蓋亦前三日
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
儀禮大夫士之禮皆祝迎尸於門外祝入門左則固



張於廟門之西矣及其入也主人立於阼階東西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而立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按祭焉禮記曰周坐尸詔侑無方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觀儀禮大夫士之祭則人君事尸之儀略可見矣

附辨李氏禘祭昭穆二十餘尸

李氏三禮辨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禘于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于牖下則小誤耳逸禘禘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相向各列牖下假以宣王考室之時言之後穆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酌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酌亦非一日所能行也

陳氏禮書鄭氏禘禘志云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

昭穆尸各一

其實太祖廟三尸也

趙氏惠曰鄭謂昭穆各用一尸恐亦或然故杜預云

逸禮禘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禘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

汪氏份曰禮器云周旅酌六尸孔疏云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酌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酌然大禘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而李氏乃有不窋以下十一尸太王以下十三尸之說悞也

蕙田案依鄭王義則禘祭不必皆有尸明矣而鄭王之說微有不同一主三尸一主六尸一毀廟有尸一毀廟無尸今案六尸見於禮器三尸不見何經從王為是

禮記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注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而祔置于廟立主使神依之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死亦稱王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者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于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粟主入廟乃埋祭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檀弓乃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虞然後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為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明同許意

蕙田案記措之廟立之主並言乃祔廟之練主非虞主也鄭引左傳非是疏用鄭祭法注證凡君二字謂大夫士無主尤為謬戾詳見大夫士宗廟條下

坊記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

疏宗廟有主下示于民有所尊事也

方氏慤曰主藏于宗廟之內故于宗廟言主也為主以偶其存經曰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

春秋文公二年公羊傳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

注練謂期年練

祭也理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穀梁傳吉主於練

注期而小祥其主用栗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

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

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此雖為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

蕙田案吉主即祔于宗廟之主也虞主用桑栗主作而虞主埋焉故虞主喪主也詳讀禮通考茲不載

白虎通祭所尸主何神本無方孝子以主係心廟主以木為之木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主

用木方尺或曰尺二寸

五經異義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于背

禮記外傳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

何休公羊傳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穀梁傳范注同

衛次仲曰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

成氏伯璵曰天子之主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五達相通漆書其謚故曰神主葬後孝子之心因無所覩故以神主也主之狀古今異制不得以新禮求之

通典漢儀云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 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大唐之制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刻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元漆匱元漆跌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與底齊跌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古寸以光漆題謚號於背

又曰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為用當主為是神坐之榜題謨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禮之奉廟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
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
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
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

司馬氏書儀以桑木為祠版鄭康成以為卿大夫士
無神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菽徐邈以為公羊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重主道也埋重而立主大
夫士有重亦宜有主蔡謨以為今世有祠版乃禮之
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
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
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
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今士大夫家亦有用祠
版者而長及博厚不能盡如荀氏之制題云某官府

君之神座某封邑夫人郡縣君某氏之神座續加封
贈則先告貼以黃羅而改題無官則題處士府君之
神座版下有跌韜之以囊籍之以褥府君夫人只為
一匣今從之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祠版主道也故
於虞亦用桑將小祥則更以栗木為之

蕙田案古人有重有主未聞有版也既因大
夫士主無明文而不立主祠版更何所據耶

朱子家禮伊川神主式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
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
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剡上
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
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
之植于跌身去跌上一寸八分并跌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

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一謂在七寸二分之一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謂屬

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號如處士秀才行如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

筆滌而更之水以洒牆壁外改中不改

朱子家禮作主制度身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一寸二分首削去其上兩角各去五分俾其首作圓形領從上量下一寸橫勒其前人身深四分爲領判開其下分陷中于領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長六寸爲陷中竅于本身兩側旁鑽兩圓孔徑四分以通陷中其孔離跌面七寸二分前面廣三寸安在領下跌方四寸厚一寸二分鑿之通底以受主身合式前合于後身納于跌植立仍高一尺二寸座以薄板三片相合安于跌之兩旁及後面比主稍高面頂俱虛跌之四邊各寬于版少許令可蓋蓋亦以薄

板爲之四片相合有頂可以罩跌上板唯前面留一圓竅俱飾以黑漆古以帛縫如斗帳齊主四方板爲頂韜其主置于座中然後加蓋今人從簡便不復並用

朱氏彝尊與佟太守書主之制雖不載于經然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書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板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跌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

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

蕙田案以上主名義制度

禮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

注直正也祭以孰為正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

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

陸氏佃曰直祭祝于主謂尸未入祝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當此節

曾子問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

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注祝迎廟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也疏三年一禘當禘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于太祖廟祭之天子禘祭則迎六廟之主四廟舉諸侯言也主謂木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入已廟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太祖廟中則不蹕以蹕于尊者也

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大祖周公之廟陳

者就陳列大祖前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其餘孫從王父自外來曰升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

著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今祭于太祖注禘合也嘗秋祭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皆合祭于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祭畢則復還其廟

通典禘祭太祖尸南向主在其右昭在東穆在西主各在其右

蕙田案以上祭祀奉主之禮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

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

自桓公始也

注曾子問此怪時有之也孔子以尊喻卑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方氏懋曰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廟有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所謂尊無二上者以其神有尊卑故言無二上也

蕙田案此條言廟無二主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注老聃古壽考

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于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附之祭名也

蕙田案此條因喪遷主

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注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

蕙田案此條去國遷主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

國與祫祭于祖為無主耳

張子曰有廟即當有主

方氏慈曰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也非此四者主其虛乎

右主

春秋莊公十四年左氏傳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

典司宗祏注宗廟中藏主石室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于石室祏字從示神

也之

昭公十有八年宋衛陳鄭災左氏傳鄭子產使祝史徙

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注祏廟主石函周廟屬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

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盛于函藏于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

白虎通主藏之西壁

衛次仲曰祭訖則納于西壁垆中去地一尺六寸

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必在西者長

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

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

通典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馮君正廟之主各藏太

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

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

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

賀氏循曰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

也江都集禮太祖室北壁中堂上無藏主處故於室中

右祔

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

注杜子春曰匱器名上謂木主也主先匱者共主以匱疏以匱器

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匱器即退

摯虞決疑云廟主藏于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祔函中笥以盛主

右匱

陳氏禮書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

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后為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後作之也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去國載祔孰謂大夫士無主乎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于太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

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為石埴非禮意也案少牢饋食薦歲事于皇祖必以某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于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陷室者十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為埴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書甘誓用命賞于祖

蔡注天子巡守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奉主車

注有司大祝也王出

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遷主曰祖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

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為位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注宗遷主也助

助大司馬也

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則涖釁主

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在軍者也凡師既

受甲迎主于廟殺牲以血塗主神之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注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元謂奉猶送也送主歸于廟與社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

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注齊車金路疏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

主行者謂載新遷廟之主

張子曰古者天子巡守載遷廟主而行必載遷廟主親之至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皇氏疏有遷主

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出行即埋之階間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

文王世子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注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疏公禰

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

尚書大傳王升舟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孔穎達曰社殺

戮與軍將同故命社主為將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

陳氏禮書曰師行載遷主則未遷之主不行矣遷主

載于齊車則社主亦齊車矣用命賞于祖則遷主之

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戮于社則社主之

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遷主而武王伐紂載

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志而已不可以常禮

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蓋舉宗廟以見社耳

先儒以將舟為社主恐不然也蓋君之出也先祓社

后釁祖其行也前社而後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祖

非禰也文王世子謂之公禰者親之也

右行師遷主

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疏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大祖之廟而七大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

既事藏之注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陳之以華國也疏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

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玉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

若遷寶則奉之注奉猶送也疏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于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注遺衣服大斂之餘也疏云

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祭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注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元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書顧命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
 玉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氏周禮天府注陳之以華國也書顧命此其行事之見于經又云武王誅紂赤刀為飾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允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鼗鼓大鼓也此鼗非考工記鼗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鼓同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

孔疏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生所寶之器物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

中庸陳其宗器

呂氏大臨曰宗器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天府所掌者也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書所謂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王天球河圖之類是也楊氏時曰宗器天府所藏是也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周禮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于宗彝

注大約劑書于宗彝

注大約劑書于宗彝

右宗廟守藏

禮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祝

郊特牲祝將命也

禮運故宗祝在廟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

郊特牲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祝史正辭信也

襄公二十七年左氏傳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

蕙田案以上建祝名義

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是失其義唯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也

曉于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

疏祝將命也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也

疏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于宗祝示不自專以達下也

注辨猶別也後尸居後贊禮儀疏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

疏云掌六祝之辭者六辭皆是祈禱

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云以事鬼神示者此六祝皆所以事人鬼及天神地祇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曰造注造祭于祖也

劉氏彙曰六祝因祭享而祝之六祈特為因事祭而祈之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踈遠近一曰祠五曰禱注鄭司農云禱謂禱于天地社稷宗廟主

稷宗廟主為其辭也

蔡氏德晉曰祠之名不一書伊尹祠于先王太甲始立告廟也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嗣前歲之祭也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祇鄭康成注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蓋得所求而祭之其禮如常祭也故常祭皆可稱祠取嗣續之意

蕙田案以上祈禱宗廟之祝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

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注子春云今祭

有所主命也鄭司農云擣祭以肝肺菹擣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擣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擣于鹽振祭元謂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

絕則祭之

蕙田案此條祝祭

鄭氏鏗曰食必有祭示不忘先宗廟之中尸祭有九

大祝辨之非賓主飲食之祭而康成皆引賓主之食

以言不可不辨命祭若曾子問師行無遷廟之主則

何如孔子曰主命以皮幣告禰載命以行每舍奠焉

貴命也是謂命祭鄭引玉藻君命使祭之禮非大祝

所辨也衍者餘也尸之餘也下佐食取尸祭之餘以

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祭是謂衍祭鄭

引曲禮主人延客之禮非大祝所辨者炮不煩改字

封人云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蓋尸取所炮之豚以祭

祀是謂炮祭周亦非曲禮徧祭先鄭謂四面為坐以

祭百神是謂周祭振祭擣祭二祭本同所以異者尸

未食之前以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是謂擩祭蓋擩則祭之尸將食之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擩于鹽振祭齊之加于昕俎是謂振祭蓋振者先擩復振而擩祭則不振絕祭繚祭二祭亦本同所以異者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此所以為異共祭豈膳夫所共乎廟中則大祝授王以當祭者也

高氏愈曰九祭皆皇尸祭食之禮蓋祝左右于皇尸

凡祭皆當相之故當先辨之也命祭祝命尸祭也劉氏

彝曰命祭謂受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非醢徧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也衍祭尸取黍稷祭也衍祭謂上

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登于豆間賓尸所謂兼祭以其行多故云衍也炮祭取所炮之豚祭也炮祭

謂次賓羞羊膾尸擩鹽而祭也周祭依殺之序徧祭也周祭實尸依殺祭之也振祭取魚

腊振之而祭振祭謂凡牢幹魚腊骼肩背擩鹽振之擬祭弗莫是也擩祭取肺肝擩鹽而

祭絕祭剗肺絕本而祭繚祭剗肺之大本繚之以祭

繚猶曲也共祭謂凡尸所祭皆佐食共之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

工祝共之所然此章字義多難曉先儒所解亦多附會經

傳而曲為之說耳

方氏苞曰注謂衍當為延炮當作包周猶徧也義皆可通古書以音近而譌及同事而異名者甚多男巫望衍旁招以茅則衍當為延明矣小記輕者包重者特莊子周徧咸三者異名而同實其指一也則字義本同九祭尸賓並用賓客之命祭延祭見玉藻曲禮而祭祀亦有之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特牲饋食尸坐祝命綏祭是也二佐食次第取敦實俎實以授尸正延尸以祭耳祭祀之兼祭見特牲少牢而賓客亦有之公食大夫禮兼祭庶羞是也賓客之徧祭見曲禮而少牢十一飯所舉所祭無不徧也至振擩絕繚尸賓同具不待言矣蓋祭者尸賓而命祭延祭則贊尸賓之節會也每物專祭其常也然或物微禮殺亦有時而不祭惟尸賓之正禮有兼祭有徧祭故特揭之此四者祭之正也振擩絕繚則曲詳其儀節也自朝夕恒食而外祭祀賓客必有授祭者故以命祭始而以共祭終焉特牲士虞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

言擩是振原有不擩者注專以肝之既擩復振言似未盡
蕙田案注疏釋九祭不專主祭祀鄭剛中則謂皆宗廟中尸祭之禮高紫超從之是也方

氏又兼賓祭言之未的
又案以上尸祭之祝

禮記禮運作其祝號

疏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

周禮春官大祝辨六號

二曰鬼號

注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也鬼號若云皇祖伯某

禮記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

母曰皇妣

注更設稱號尊神異于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于考也

疏此更為神設尊號亦廣其義也王父祖父也皇君也考成也此言祖有君德已成之也王母曰皇祖妣者王母祖母也妣媿也言得媿匹于祖也父曰皇考母曰皇妣者義如上祖父母也

君天下曰天子

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

注唯宗廟稱孝者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祭廟則祝辭云孝王某為天子名也

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

疏某侯某者若言齊侯衛侯下某是名

郊特牲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

疏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以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祖禰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

周禮春官大祝四曰牲號五曰齎號六曰幣號

注幣號若五曰嘉玉

幣曰量幣鄭司農云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齎號為黍稷皆有名號也

禮記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

曰膾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䟽趾兔曰

明視脯曰尹祭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

曰清酌黍曰薺合梁曰薺蕞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

豐本鹽曰鹹醯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注號牲物者異于人也元頭也武迹也膾亦肥也

春秋傳作膾膾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脰直也薺辭也嘉善也稻菽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醢今河東云幣帛也
疏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者謂貴賤悉然牛曰一元大武者元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脚大脚大則跡痕大故云一元大武者豕曰剛鬣者豕肥則毛鬣剛大也王云剛鬣言肥大也豚曰膾肥者膾即充滿貌也羊曰柔毛者若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大曰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于鬼神故曰羹獻也雉曰䟽趾者趾足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䟽也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䟽故王云足間䟽也兔曰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故王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兔凡有八物唯有牛曰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為膳及腊則不數也脯曰尹祭者尹正也裁截方正而用之祭一通云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沽酒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橐魚曰商祭者橐乾也商量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也鮮魚曰脰祭者脰直也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脰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曰清滌者古祭用

宗廟制度

禮

水當酒謂之元酒也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潔也樂記云尚元酒是也酒曰清酌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徹可斟酌當為三酒未必為五齊黍曰薺合者夫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薺合也梁曰薺其者梁謂白梁黃梁也其語助也稷曰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為粢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犬雞或魚兔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善號故此經備載其名必知然者案士虞禮祝辭云尹祭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如鄭此言明單用脯者稱尹祭以此推之餘亦可知也

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 奉

盛以告曰絜粢豐盛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注嘉善也栗謹

敬也疏嘉善釋詁文也杜訓栗為謹敬言善敬為酒

蕙田案以上祝號

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

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拜九

曰肅拜以享右祭祀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

拜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為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

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俯俯勸尸食而拜疏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為空首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也稽首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此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二曰頓首者平敵自相拜之拜三曰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知義然者案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敵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相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稽首禮之正然諸相于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子稽首事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朕復子明辟成王拜手稽首不敢不敬天之休者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九曰肅拜者拜曰最輕惟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者四曰振動附稽首五曰吉拜附頓首六曰凶拜亦附稽首七曰奇拜附空首八曰褒拜亦附稽首以享侑祭祀者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拜侑侑食侑勸尸食時而拜此九拜不專為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

黃氏度曰九擗專施於祭祀餘禮亦有拜不備九拜

故太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拜致敬也敬莫著于祭

九拜各有所施施不失節而後禮可觀為能事鬼神
太祝辨九拜教敬也

鄭氏鍔曰稽之為言久也拜頭至地其留甚久此拜
之最重者也頓之為言暫也頭雖叩地頓而便起不
久留焉此稍重者也空首頭略至手其中空闕頭手
不相密邇其禮輕矣臣之於君則稽首頓首自敵已
以下用之秦嬴頓首於宣子之前是也空首君用於
臣也振動者或云以兩手相擊振動其身今緩人之
拜如此有所肅敬變動悚慄而下拜也吉拜則自凶
向吉所謂拜而後稽顙凶拜則純乎凶所謂稽顙而
後拜陽數奇陰數耦則奇者一拜褒拜則既拜矣又
報一拜所謂再拜推手曰揖引手曰肅肅者不下拜
俯下其手而復引之見其肅敬之至此軍禮所常用

故曰介冑之士不拜卻至於戰三肅楚使而退是也
王於廟中亦有時而當肅鄭康成云肅拜今之禮是
也

陳氏禮書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
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
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下首也然則書稱拜手
稽首則拜手手拜也稽首首至地也荀卿所謂下衡
曰稽首是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
顙是也大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
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
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輕
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
頓於手而已空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

也儀禮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然則所謂手拜者手至地也士婚禮婦拜扱地是也褒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可考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

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謂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褒讀為報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為振動之拜此不可考又曰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所謂喪拜也暮以下之喪拜而後稽顙所謂吉拜也蓋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致哀於已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後拜頽乎其至也考工記勅欲頽典鄭司農曰頽讀為懇蓋古字頽懇通用以其先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而或以泰為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喪之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

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為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首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為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所報於彼者殺也然士喪禮於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國語曰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顧氏炎武日知錄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為長跪首至手則為拜手手至地則為拜首至地則為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

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為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擗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檮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鄭國之介恃大國而凌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於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

稽首之為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徐伯魯曰案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

朋友相見正用兩拜禮是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古人未有四拜之禮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為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為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于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偽事其親也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

拜百拜皆非實理其定為儀式令人尊守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楚語椒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方氏苞曰振動則未嘗拜也而序列稽首頓首空首之下何也奇吉凶乃前三拜之細目肅拜不過下手以為恭而已振動則顏色變作手足辟易身體戰慄非尊者有過越之施無所用之其禮最重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避與三退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懾不寧更甚於答拜故列於五拜之前也注未指所施用王氏應電謂應受其拜而不答者不可通

蕙田案拜之所用甚多而尤莫重于祭祀此經所以言右享祭祀也九拜稽首頓首稽重於頓有久暫之別二者拜之正也空首振動空首則頭不至地振動則幾不成拜一則以尊臨卑而意舒一則以卑承尊而神慄也二者拜之變也吉拜凶拜則稽首之差異也奇

拜褒拜則頓首之多寡也肅拜則但以手肅之而已注疏說不如禮書為詳方氏解振動句有味顧氏所據皆是特其言拜甚廣不專指祭祀今附存之以著拜禮之備又案以上祝拜

周禮春官大祝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肆享祭宗廟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注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為侑

來瞽令臯舞注臯讀為卒呼嗥之嗥來嗥者謂嗥呼之入

相尸禮注延其出入詔其坐作疏凡言相尸者諸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又延之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故云詔其坐作也

既祭令徹疏祭訖尸讓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

蕙田案以上正祭之祝

大師造于祖則前祝注鄭司農云前祝大祝自前祝也元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于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

大會同造于廟疏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事即上文造于祖一也

蕙田案以上有事造廟之祝

小祝大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注隋祭也奠莫爵也祭祀莫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尸之

凡事佐大祝注唯大祝所有事

蕙田案以上小祝

禮記郊特牲詔祝于室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注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

祭統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注詔祝告事于尸也出于祊謂

索祭也疏詔祝于室者詔告也祝祝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于門外之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或門旁不敢定是求神明交接之道鬼神通故云道

詩小雅楚茨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

蕙田案以上祝主祝祊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傳善其事曰工箋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賚既而以嘏之物往于主人

工祝致告神具醉止傳致告告利成也箋于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具皆也

禮記禮運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疏言天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

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謂大假假大也

宣祝嘏辭祝疏宣揚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

蕙田案以上祝嘏

易巽卦九二用史巫紛若吉

禮記禮運王前巫而後史

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

及菹館注杜子春云匱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館神所館止也或屬于几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主先匱菹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匱共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菹荆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疏子春所解及讀字唯解匱器名一事後鄭從之自餘並義無所取後鄭不從元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即引中雷禮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是也云菹之言藉者祭食有當藉者謂常藉所當之食云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者筐所以盛菹也云主先匱菹後館互言之者謂主先匱器在上者欲見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匱器即退菹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菹館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菹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共主以匱共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二事雙解之引士虞禮曰苴荆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者荆切也切之長五寸又陳之西坵者堂西南隅謂之坵饌陳于此未用前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者士虞禮設席于與禮神東面右几故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縮縱也據神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見苴是藉祭之物

鄭氏鏐曰主在廟則藏于石室謂之宗祏及合祭于廟則以匱盛而至祭所祝取主而匱退蔡氏德晉曰匱盛主之器道布郝仲輿謂冪主之中主在道用以掩覆防褻也菹茅屬尸祭黍稷而以之為藉館則所以盛菹者筐屬也

國語楚語在男曰現在女曰巫注巫現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

處位次主注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為之牲器時服注牲之毛色小

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注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

號注號名位也高祖之主注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注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

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注齊莊也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注崇飾也

忠信之質注質誠也禋潔之服注潔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

注祝太祝也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注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韭卯

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注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

次主之度注疏數之度屏攝之位注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

近漢亦然壇場之所注除地曰場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注所自出也而心率舊

典者為之宗注宗宗伯也掌祭祀之禮

荀子天子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

蕙田案以上廟巫

又案先王事神如事人人必得介紹以傳命

而後賓主之情通鬼神亦然故先王立大小

祝之官使之辨其名號潔其牲幣恭其拜跪

善其詞祝以順道鬼神之欲惡而宣達祭者

之悃忱則神無怨恫而幽明之際渙然融洽

足以召福祥而弭災變矣孔子曰祝鮀治宗

廟益重之也

右祝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二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參校

李徐總督蘇君都御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六十三

宗廟制度

周禮春官鬱人掌裸器

注裸器謂彝及舟與瓚疏知裸器中有彝及舟者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

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皆與秬鬯相將即下文裸玉是也故知裸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鄭氏鍔曰典瑞於裸圭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器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取所築以煮之鬱金以和秬鬯實之於六彝故并裸器掌之

禮記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其

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注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

嘗冬烝裸用斚彝黃彝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斚畫為禾稼黃目以黃金為目鄭引周禮以下司尊彝之文雞彝威明水鳥彝威鬱鬯斚彝黃彝義亦然龍勺勺為龍頭疏為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

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
草本合其末微開口也

陳氏禮書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
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
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勛而不廢撫之
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
之為常可知矣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
也記曰鬱氣之上尊雞斝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然
彝之為器不特飾以雞鳥黃目虎雉之象而已凡邦
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
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是也蓋臣
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勤大命者施於烝彝鼎則三時
之彝不預也 又曰雞者司晨之始則陰盛而陽微
裸所以求諸陰故夏后氏以之若夫司尊彝以春言

之者春則所謂時之首焉者也龍勺龍陽中之陰也
淵潛而為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殷以疏者亦前疏
屏之意蒲之為物柔而順有懷柔百神之意

陸氏佃曰六彝雞東方也鳥南方也虎西方也雉北方也黃彝斝彝中央也鄭
氏謂斝畫禾稼龍勺為龍頭蒲勺為鳧頭疏勺為雉頭經曰雉曰疏趾龍勺以
能施為義疏勺以能不滯
為義蒲勺以能不濁為義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
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

注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
皆有舟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
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斝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
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元謂黃目以黃金為目郊特牲曰黃目鬱
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雉屬印鼻
而長尾疏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者案尚書云鳴鳥之不聞
彼鳴鳥是鳳凰則此鳥亦是鳳凰故云畫雞鳳凰之形也云皆有舟言春夏秋冬
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
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為况也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
堂位文引明堂位者証雞彝是夏法斝彝是殷法黃彝是周法元謂黃目以黃金
為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黃又與黃金字同故為黃金釋之也引郊特牲

者解黃目之義也云雉屬印鼻而長尾者案雞彝鳥彝相配皆為鳥則虎彝雉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雉在釋獸中云雉屬彼注雉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未有岐鼻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若然向來所說雞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虎彝雉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雉而已也

鄭氏鏐曰裸獻必用彝尊非苟以為威鬯齊之器而已各因時而用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也鬯必盛以彝春祠之彝則飾以雞雞東方之畜歲起于東于時為春也夏禴之彝則飾以鳥鳥鳳也書曰我則鳴鳥不聞指鳥為鳳夏為文明而鳳具五色文明之禽也王裸矣后亞之故用二彝王酌其一后酌其一尊之有鬯備齊酒之乏彝之有酒豈不備鬯之乏乎舟之制陸佃謂如今世酒船之類酒船喻舟其義甚著但今宗廟中尊彝無此制度耳康成讀為稼謂秋者萬物擊斂之時禾稼西成故裸用彝尊以明農事之成黃彝者畫為黃目也人目未嘗黃龜目則黃氣之清明未有如龜者故記曰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冬者萬物歸根復命之時裸用黃彝言明于外而欲以觀其復先儒謂虎者西方之義獸雖似獼猴而大其鼻上向兩則自垂于樹以尾塞鼻蓋獸之智也追享及遷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尊至于遠祖可以謂之義彝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于祖考之廟親為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彝刻以雉以其智也

禮記明堂位鬱尊用黃目

注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疏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尊崇周公

於夏禘用之

方氏慈曰所謂黃目即黃彝也而又曰鬱尊者以鬱鬯之事實也

王氏安石曰周官有鬯人鬯人不知鬱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旨賜文侯周公在東都日成王嘗以秬鬯二旨命周公禋于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案禮秋嘗冬烝灌用黃彝黃彝即黃目賜諸侯或一旨或二旨不言黃彝何也旨乃中尊蓋黃彝別名謂尊有三彝為上旨為中壘為下失其義矣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槃圭其柄也故鬱尊有黃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

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于諸侯為上疏黃彝以黃金鑊其外以

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于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案明堂位云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于諸侯為上也

陳氏禮書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雉之彝取諸物也

斝耳黃目取諸身也

方氏慈曰以金目為飾故謂之黃目以實鬱鬯而貴臭故曰鬱氣之上尊而謂之尊者以居其所而贊者從者有尊之義故也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黃

彝處其四此乃言上尊者以尊時之所上而已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是已是以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于中也直達于外焉蓋清明于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于中之義乎至于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于外之義乎

周氏謂曰司尊彝之職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黃彝即黃目周禮謂之彝此謂之尊何也蓋以彝對尊則彝為常尊為變以尊對彝則尊為尊彝為卑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

詩大雅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毛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

九命錫圭瓚秬鬯鄭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

書洛誥佶來苾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傳周公

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疏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疏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于卣及祭則實于彝此初賜未祭故

春秋僖二十八年左氏傳王賜晉侯秬鬯一卣注秬黑黍鬯香酒所

以降神卣器名

周禮春官鬯人廟用脩注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皆為卣脩字于尊無所取故從卣也云卣中尊為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是尊者彝為上鬯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裸為始當在鬱

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尊以喪中為吉祭略用饋食始也

蕙田案書傳春秋傳並云秬鬯一卣則卣所

以盛秬鬯故鬯人掌之至裸時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書傳疏皆云未祭則盛於卣祭時

實之於彝是也其司尊彝所掌之六尊則以

盛五齊三酒不以盛秬鬯注疏謂卣即獻象

之屬則六尊六彝皆裸器而無獻尊矣又以

為喪畢祭殺禮皆誤也

爾雅釋器卣中尊也注不大不小者

蕙田案以上裸尊

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注圭瓚璋瓚裸器也

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

注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疏灌謂酌鬱尊獻尸以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

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

周禮春官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

注鄭司農云于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

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元謂肆解牲體以祭因為名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疏裸圭即玉人所云裸圭尺有二寸者也肆先王謂祭先王先鄭云于圭頭為器器即瓚是也

詩云卹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為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磬如齊告羅是也云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漢禮

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如圭瓚者鄭欲

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文其形則入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

鄭氏鍔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為龍口之形所以挹鬯以裸神與賓客也說者謂祀先王謂之肆于賓客則以裸為言何

耶康成謂以祀先王者肆解牲體以祭因為名余以為既裸然後解牲體今名裸為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皆

謂肆為陳圭瓚陳于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儒以為肆者灌祭先王待賓如事神然故其禮有裸所謂上公再裸之類是也嫌賓客人也不當裸故特以

裸言之

周禮考工記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

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

注裸之言灌也灌謂始獻酌奠也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

裸讀為灌者取水灌之義云裸為始獻酌奠也者案司尊彝注裸謂始獻尸郊特牲注云始獻神也蓋以其裸入獻于尸故云獻尸以灌圭為降神故云獻神三注

雖曰不同其義一也

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

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為勺謂酒尊中

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

薛氏季宣曰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司農謂瓚四玉一石是圭瓚璋瓚則玉為之圭璋之勺則裝以金焉玉人

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鼻寸所以流也

王氏詳說曰舊圖以瓚下有盤口徑一尺其說出於鄭氏固然矣然瓚盤之制出于漢儀六經所載初無此事陸氏謂瓚形如盤徑四寸鼻上寸為龍形圭璋

為柄當矣但陸氏以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橫四寸有半謂勺為龍口矣復有杜氏之說以勺為尊中之勺何其依違兩間乎蓋勺之事一而其制有二明

詩大雅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

箋瑟鮮潔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疏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据成器謂之圭瓚故云

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溢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以瑟為王之狀故云鮮潔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自是賜玉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為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在外以朱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二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于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朱子集傳瑟縝容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何氏楷曰黃流有二義毛謂黃金所以飾流鬯以瓚者盛鬯酒之器用黃為勺而有鼻也鬯酒從中流出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鄭但以黃流為秬鬯以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鄭所以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既以朱為中央則其中亦朱而不黃矣明酒不得黃故知非言黃金也據此當從鄭義

大雅棫樸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傳半圭曰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

以璋瓚疏祭之用瓚維裸為然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將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

何氏楷曰奉說文云承也言以兩手承之毛云半圭曰璋鄭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孔云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冬官玉人所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祭之用瓚唯裸為然郊特牲曰裸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矣案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璋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纆裸之言灌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勺即瓚也璋其柄也頭如矢銳而穿物曰射其勺以金為之鼻者勺流也流者所以流鬯也衡者勺徑也據周禮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先儒謂王行初裸后行亞裸其或后有不與則大宗伯攝之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是也而諸臣則又有助裸將之事者觀小宰職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可見助行裸事不獨一人矣沈括云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疏義云圭首銳一圭中分為二璋奉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乎人之鞠躬內嚮而歸心也

蕙田案小宗伯鄭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王制孔疏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此左右奉璋是文王為諸侯時之禮非指后裸亦非大宗伯攝行亞裸注疏家泛引亞裸以璋瓚為說未確

國語魯語魯饑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

〔白虎通〕九錫之禮孝道備者錫以秬鬯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芳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金者和之至也王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乎

周禮春官肆師及果築鬻鬻音煮〔注〕果築鬻者所築鬻以裸也鄭司農云築煮香草煮以為鬯〔疏〕謂于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鬱白以掬杵以梧而築鬱金煮以和秬鬯之酒以涉之而裸矣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禮記雜記暢白以掬杵以梧注所以擣鬱也掬也掬也白以掬杵以梧者謂擣鬯所用也

掬也梧桐也謂以掬為白以掬為杵擣鬱鬯用掬白桐杵為杵香桐潔白于神為宜

陳氏禮書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王之肆先王禮賓客以裸圭后之亞裸與王之巡守以裸璋此王與后陰陽尊卑之分而宗廟賓客山川內外隆殺之辨也裸圭尺有二寸陽以偶成也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陰以奇立也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也鄭康成許慎所謂瓚四玉一石是也圭瓚璋瓚則玉為之三璋之勺則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三璋射四寸厚寸勺鼻寸衡四寸有縹則鼻寸所以流鬯也衡四寸勺徑也縹藉也圭璋瓚制蓋亦如此先儒謂凡流皆為龍口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然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先儒之說蓋漢制歟周之時典瑞掌裸圭之名物鬱人掌裸事之儀節泣玉鬯則大宗伯贊裸將則小宰而內宰贊后之裸獻大宗伯攝后之載裸此王與后祭祀賓客之裸禮也惟天地之神無所用裸故典瑞裸圭止於肆先王玉人裸圭止於祀廟則天

地無裸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故旱麓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者也祭統所謂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曰容夫人有故攝焉此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書曰王入大室裸記曰既灌而後迎牲則尸入裸之然後后再裸焉后再裸則大祭祀而已凡小祭祀蓋一裸也內宰大祭祀后裸獻觀周官行人裸侯伯子男一裸則小祭祀一裸可知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亦賜圭瓚者之禮也

蕙田案彝裸器春官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陳氏禮書曰彝之為言常也彝有六天

官冢人以畫布巾冢六彝司尊彝掌六彝春
 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
 黃彝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雞彝
 鄭云謂刻而畫之為雞形著於尊上明堂位
 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山堂曰雞彝受三斗
 口圓徑九寸底徑七寸其腹上下空徑高一
 尺足高二寸下徑八寸其六彝所飾各畫本
 象雖別其形制容受皆同其與舟俱漆並赤
 中鳥彝鄭云畫鳳凰形於尊上疏知鳥是鳳
 凰者案書君奭云我則鳴鳥不聞彼鳴鳥是
 鳳凰故知此鳥彝亦是鳳凰也山堂曰制度
 容受一同雞彝斝彝先鄭讀斝為稼謂畫禾
 稼於尊案明堂位爵殷以斝灌尊殷以斝是

有二斝此斝彝乃灌尊之斝非爵之斝也郊
 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詩行葦云洗爵奠斝
 乃是斝爵與此斝彝不同黃彝即黃目尊明
 堂位曰鬱尊用黃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
 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鄭謂黃目以黃金為飾
 陸農師云舊圖黃目尊畫人目而黃之人目
 不黃作而黃之理無有也許謹云龜目黃亦
 其氣之清明然則黃目宜畫龜目如謹說案
 黃彝居六彝之四而謂之上尊者天子備前
 代之器故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諸侯則但
 有黃彝以尊時之所上而已虎彝畫虎以為
 飾雉彝畫雉以為飾爾雅注雉禺屬似獼猴

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猶尾末有岐鼻露
 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為
 物捷健舟先鄭云尊下臺若今承槃山堂曰
 舟外漆朱中槃口員徑尺四寸其舟高厚各
 半寸局足與槃通高一尺足下空徑橫大二
 寸六彛下舟形制皆同其舟足各隨尊刻畫
 其類以飾之新圖云司農承槃說非是舟宜
 若後世酒缸所以盛鬯六尊有壘以盛酒彛
 不應獨無也案盛鬯以卣不以舟新圖說非
 也瓚有圭瓚有璋瓚並裸器王裸以圭瓚后
 亞裸以璋瓚圭瓚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春
 官典瑞考工記玉人並云裸圭有瓚後鄭云
 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大五升

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又名玉瓚明堂
 位云灌用玉瓚大圭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毛傳黃金所以飾流鬯鄭箋圭瓚之
 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璋
 瓚祭統大宗執璋瓚亞裸考工記玉人之事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鄭注勺謂
 酒尊中勺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衡謂
 勺徑案鄭氏說玉瓚以冬官玉人璋狀言之
 則二瓚之制無異但有大小之不同故賈疏
 云圭瓚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
 徑既倍狹所容亦小但形狀相似耳勺特牲
 禮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鄭云勺尊升

所以斟酒也其制三代不同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孔疏龍勺勺為龍頭疏為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其末微開口也此裸器之大概也

觀承案曾子謂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戴記亦謂失其義陳其數此特祝史之事者蓋在三代之時禮教未埋器物度數咸在惟貴心通其義則制作之精意得而享帝享親之典自昭已自秦滅制以來名物器數相次俱亡為禮者皆因陋就簡猶徒守其空虛無實之義一旦登諸廟朝有茫然而莫名一器者以是而求制作之材不猶反鑑而索照乎此編於

名物制度一一討論明確使三代法物俱可手揣而目覩之則正惟陳其數而其義乃可以不失焉耳此古今時勢之所以不同也

右彝瓚秬鬯

周禮天官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皆有酌數皆有器量惟齊酒不貳注酌

器所用注尊中者疏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元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此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皆有酌數者謂三酒之祭事昔清尊皆有酌器盛酒益尊故言皆酌器謂酌齊酒注于尊中

鄭氏鍔曰祭祀之禮以神事之則用五齊以人養之則用三酒其尊有八酒正以法共之其實本以事鬼神三酒之用不一始焉以酌獻終焉以酢諸臣貴其有餘而不欲其噉是故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為副貳中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為副貳小祭度

用一尊則用一尊以為副貳祭之大則所酌者多祭之小則所酌者寡此所以為降等皆有酌數取足而無乏耳惟尊中所實齊酒專以事神而不以飲諸臣不用副貳之尊器之大小量之多寡俱有一定之數蓋五齊雖以致禮之文無實則近於偽而不誠非所以交神明之道故雖不副貳亦皆有器量乃所以致禮之實

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

注獻讀為犧象尊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壘臣之所飲也詩曰

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疏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元酒故禮記郊特牲注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依鄭志云一雞彝威明水鳥彝威鬱鬯是以各二尊彝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禘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祫四齊缺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缺六尊則尊有十矣其禘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彝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翠青為飾象尊以象鳳皇此二者于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亦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証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傳定十年夾谷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証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為野享之義也云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獻尸而云裸神者尸神象尸飲即是裸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鬱鬯也云壘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壘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証壘是酒尊之義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為上卣即犧象之屬為中壘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于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其義也引之者証壺是祭祀酒尊鄭司農讀雖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太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大尊于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証也云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壘之字于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于雲雲出于山故本而釋之以為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壘制韓詩說金壘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壘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目金飾尊大一石金飾無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壘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唯詩云我姑酌彼金壘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

宗廟制度

鄭氏鏗曰此言六彝六尊幕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若五尊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罍盛三酒則不應謂之八尊蓋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謂之尊耳獻字本戲字悞轉為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字同音奈何康成讀犧為素何切鑿為之說曰畫為牛形婆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必資牛故春之尊為犧牛之形夏用象尊者象南方之獸其形絕大時至于夏萬物豐大故夏之尊為象形既裸出迎牲而入殺牲而獻血腥始行朝踐之事用兩獻尊盛醴齊及薦熟之時謂之再獻用兩象尊盛盎齊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秋之時物傷于末將反其本已斂其華將取其實故其獻也用著地無足之尊冬之時人功已成可勞享之而飲酒矣故其獻也用酒壺之尊名曰壺者收藏畜聚之義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則知王與后不共尊茲其所

李氏嘉會曰經文既曰春祠夏禴禘禘用雞彝鳥彝春夏而各用其一明矣至其下曰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是春用獻尊夏用象尊每尊各兩尊以盛酒則特兩耳秋冬所用彝每一尊用兩亦然各隨時以致義非雞彝獻尊用于春而夏兼之鳥彝象尊用于夏而春兼之紛襟而無辨也明水之酒則常禮也所不必論酒正以實八尊則有元酒明水合之而為八耳

王氏與之曰此說裸彝儘好至說用尊處有礙經言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共為四尊每獻王與后各酌其一朝踐二再獻二共用四尊可供四獻如所言春用獻尊兩夏用象尊兩何以湊成九獻之禮

蕙田案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之文俱互相備不可鑿空立說鄭氏李氏春犧夏象之說皆非是鄭解再獻之謬與王介甫同

王氏昭禹曰大尊太古之瓦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禘以義追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故用大尊山尊畫為山形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裕以養死者之所歸合食于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故用山尊

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注泰用瓦著著地無足故知泰用瓦罍猶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為著然殷尊無足則泰罍犧並有足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方氏懋曰泰司尊彝謂太古之瓦尊蓋彼名其質此名其義故也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酌之罍也山罍為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也著讀為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為質有飾為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春秋定公十年左氏傳犧象不出門注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疏周禮司尊彝云春祠

夏禴禘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眾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阮湛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

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為犧尊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

詩魯頌閟宮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

蕙田案辨鄭注犧尊解詳園丘祀天門

禮記明堂位專用犧象山罍疏專用犧象山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尊也此犧尊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

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象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盞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于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禘祭雜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

劉氏彝曰犧者牛也而用事于畊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于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內也罍也者貯酒而給于尊也詩曰瓶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為器大矣謂之罍者有雷之象蓋雷出于時則利于物而反之則為災器之名罍警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罍以山者所以安于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

東酌罍尊注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犧周禮作獻西酌犧象象在阼夫入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子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于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

方氏慤曰廟堂者宗廟之堂也亦見月令解然廟堂之名人君所居亦得稱之若傳所謂人君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是矣罍尊即明堂位所謂山罍也

也以前畫雲氣于其上故于文從雷犧尊畫犧牛以為飾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楊氏簡曰犧尊有沙牛之象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為沙牛牛之為物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睹犧之象必不萌輕肆之心不輕肆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沙尊蓋曰毛

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為沙謂為羽飾故讀沙為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為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為牛形厥駘明著禮經之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為犧明

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為一代之所尚獻必首用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為象尊為象形象之為獸其重厚為至其入水毅然悠然險莫能阻人之道心似之古列聖于禮器有不說之至教焉自道心已明者觀之足以默証聖心之精微也

蕙田案楊氏說犧尊獻尊極是餘詳見園丘祀天門

春秋昭公十五年左傳樽以曾壺

注魯壺魯所獻壺樽疏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

兩壺樽鄭元云壺者以壺為尊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是禮法有以壺為樽

禮記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注壺大一石疏此以小為貴缶在門外則大于壺矣缶

五禮通考卷之三 宗廟制度

儀禮在門外
壺在門內

儀禮特性饋食禮視壺濯

尊兩壺於阼階東

注為酬賓及兄弟行神惠

不酌上尊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
兩壺皆酒無元酒優之也東方主人位先設東方見酒由主人來

覆兩壺焉蓋在南

注覆壺者盪瀝水且為其不宜塵

說文壺昆吾尊也形象圜

陳氏禮書圜者君之道方者臣之德燕禮大射鄉大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屈也士旅皆圜壺以遠尊而伸也先儒謂方壺腹圜而足口方圜壺腹方而足口圜然方者腹圜圜者腹方則名實不稱矣鬯人崇門用瓢齋用齋而已與壺異也莊周曰大瓠慮以為樽爾雅曰康瓠謂之甒賈誼弔屈原賦曰幹棄周鼎而實康瓠兮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為器其體有大小其制有方圜非必皆瓠為之特取名於壺瓠而已

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

傳人君黃金罍釋文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

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疏正義曰人君黃金罍此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一大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于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

小雅泂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

傳濯滌也罍祭器

大雅蓼莪餅之罄矣維罍之恥

傳餅小而罍大正義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罍也郭璞曰罍形

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于餅也

爾雅釋器小罍謂之坎

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說文罍龜目尊以木為之

陳氏禮書司尊彝犧象之尊王與后之所獻罍諸臣

之所酢則罍賤於尊矣

先儒曰彝上尊罍下尊

記曰五獻之尊門內

壺君尊瓦甒燕禮君尊瓦大卿大夫士旅以壺大射
 膳尊兩甒卿大夫士旅亦以壺士喪奠以兩甒而祭
 以壺則壺賤於瓦尊矣有汙尊鑿土為尊然後有瓦大有瓦
 大然後有山罍罍或作榘許慎曰罍龜目尊以木為
 之則罍非特以瓦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氏謂人
 君黃金罍孔穎達謂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周
 南王者之風則黃金罍謂天子也於理或然韓詩謂
 天子罍以玉大夫以金士以梓此不可考罍之別有
 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周禮鬯人祭祀社壇
 用大罍則盛鬯者也儀禮罍水在洗東則盛水者也
 然則罍之為器豈施於一哉周禮天子禮諸侯如諸
 侯之相為賓春秋之時齊侯將享魯侯孔子曰犧象
 不出門則諸侯相饗用犧象矣燕禮君尊瓦大卿大

夫壺大射膳尊瓦甒卿大夫壺則諸侯燕臣用壺矣

昔周王燕晉荀躒樽以魯壺則天子燕諸侯之臣亦

以壺也詩言我姑酌彼金罍其饗臣之禮歟禮器五獻之尊門內壺君

尊瓦甒鄭氏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觀喪大禮棺槨之間大夫容壺士容甒則壺大于甒可知矣漢梁孝王有罍樽直千金後世寶之其制蓋侈于古矣

沈氏括曰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

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余嘗

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屋梁所畫曲水細

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八者古雲字也象雲氣

之形如回者雷字也古文回為雷雷象回旋之聲其

銅罍之飾皆一八一回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

漢書罍字鬻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耳

陳氏禮書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

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

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勲而不廢撫之
以彝器昭公十五年左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

襄十九年左則彝之為常可知矣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

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
烝裸用斝彝黃彝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
尊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
獻用兩山尊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
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灌尊夏后氏以雞
彝商以斝周以黃目蓋虞氏尚陶故泰尊瓦則山罍
亦瓦矣商人尚梓故著尊木則犧象亦木矣書稱宗
彝絺繡而宗彝在周為毳衣則虎彝雌彝有虞以前
之彝也說文稱壺昆吾尊昆吾祝融之後則壺尊商
以前之尊也春秋傳曰燕人以斝耳賂齊則斝固有

耳矣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之
氣也則黃其色也目其象也蓋先王制器或遠取諸
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
虎雌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黃目取諸身也春祠夏禴
彝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羽物犧象均大物故
也秋嘗冬烝彝以耳目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著
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虎雌尊以山大以虎
雌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夫雞東方之物仁也而
牛大牲也膏薌宜於春鳥南方之物禮也而象大獸
也產於南越此王者所以用祠禴也周彝黃則商彝
白矣白者陰之質義也黃者陰之美信也著以象陽
降而著地壺以象陰周而藏物此先王所以用嘗烝
也太元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則冬之

為信可知矣虎義獸也雖智獸也自禰率而上之至
 於祖因合食焉義也及於祖之所自出義之至也審
 其昭穆尊卑不使紊焉智也皆升而合食乎其所出
 智之至也泰則象道之見於事業山則象道之顯於
 仁夫道之見於事業而顯著仁則可以王天下可以
 王天下則可以禘祫矣此先王所以用追享朝享然
 雞鳥虎雖黃目犧象山罍之飾或刻或畫不可得而
 知也詩與禮記左傳國語皆言犧詩曰犧尊將將記曰君西
 酌犧象犧尊疏布罍左傳特司尊彝言獻尊則犧者尊之飾獻者
曰犧象不出門國
 語曰犧人薦醴尊之用也先儒讀犧為娑讀斝為稼或云犧飾以翡
 翠象飾以象骨或犧飾以鳳凰斝飾以禾稼皆臆論
 也王肅謂昔魯郡於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
 尊以犧牛為尊有象尊尊為象形耳此又不可考也

尊之為物其上有蓋其面有鼻其下有足少牢司尊
 啟二尊之蓋罍奠於楹上特牲禮覆兩壺焉蓋在南
 玉藻曰惟君面尊少儀曰尊壺者面其鼻此尊之形
 制也其無足者著與壺耳觀投壺之壺有頸與腹而
 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矣先儒謂壺有足誤也大射
 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甒在南皆元尊酒在北
 少牢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元酒特牲尊於戶東
 元酒在西記亦曰凡尊必上元酒則兩尊之設一以
 盛元酒一以盛齊矣春則雞彝盛鬱鬯而斝黃虎雖之相為
 夏則鳥彝盛明水雞彝盛鬱鬯而斝黃虎雖之相為
 用亦若此也此先儒謂雞彝虎彝尊盛明水鳥黃雖
 彝尊盛鬱鬯恐不然也尊彝之量先儒謂尊實五斗
 彝實三斗此雖無所經見然彝裸而已其實少尊則

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歟

蕙田案尊獻器陳氏禮書曰尊之為言尊也
彝以用裸施於宗廟而已尊用以獻上及於
天地尊有六春官司尊彝掌六尊春祠夏禴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
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四時
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
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酢也獻尊鄭讀
為犧尊禮器犧尊在西魯頌犧尊將將先鄭
讀犧為沙沙羽飾謂飾以翡翠阮湛禮圖謂
於尊腹之上畫為牛形山堂考索曰牛有二
種一曰沈牛牛之善水者也一曰沙牛俗亦
謂之黃牛言有沙飾若今牛鼎有牛之飾而

已王肅則讀犧為義謂尊形如牛而背上負
尊後儒楊簡鄭鍔何楷皆從王說案據此則
犧當如字固不必讀為沙也明堂位以犧為
周尊是周之獻以犧為首故直曰獻尊耳則
獻亦當如字不必讀為犧也象尊先鄭謂飾
以鳳凰後鄭謂以象骨飾尊禮圖謂於尊腹
上畫為象形王肅謂尊形如象而背上負尊
陸佃曰頃見參知政事章惇得古銅象尊一
制作極精緻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
也案明堂位犧象同為周尊故經傳多以犧
象並稱禮器云君親酌犧象春秋左氏傳犧
象不出門是也著尊爾雅謂之略尊明堂位
謂之殷尊鄭云著地無足禮樂論曰受五斗

禮記卷之五十三
禮記卷之五十三
漆赤中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並同但無足及飾耳案著尊無足則他尊皆有足可知壺尊以壺為尊昭十年左氏傳樽以魯壺山堂曰壺尊受五斗漆赤中以壺為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三寸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大尊太古之瓦尊即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儀禮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山堂曰受五斗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厚寸山尊即明堂位山壘夏后氏尊也

禮器亦謂之壘尊蓋畫為山雲之形故名非諸臣所酢之壘也山堂曰山尊受五斗口圓徑九寸脰高三寸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案以上謂之六尊周禮又有所謂八尊者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史浩以為司尊彝春祠夏禴獻象皆兩之秋嘗冬烝著壺皆兩之四時之間祀大山皆兩之是知每祀六尊皆設而為二尊各加其一焉故謂之八尊是也壘司尊彝六尊皆有壘諸臣之所酢也疏取象雲雷之象詩卷耳云我姑酌彼金壘韓詩說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爾雅彝卣壘器也郭注壘受一斛邢疏引禮圖說彝受三

斗尊受五斗罍受一斗案詩云餅之罄矣維
 罍之恥傳曰瓶小罍大又罍為下而品卑則
 大一斛之說是也山堂曰口徑九寸五分脰
 高三寸中徑七寸五分脰下橫徑九寸腹中
 橫徑一尺四寸上下中徑一尺六寸足高二
 寸下徑一尺畫山雲之形爾雅云小罍謂之
 坎

蕙田案以上六尊

禮記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

貴也注廢猶去也於斯禁也謂之於者無足有似於於或因名云爾大夫用斯

禁士用於禁禁如方今按隋長局足高三寸疏廢禁者廢去其禁司尊
 彝鬱鬯之專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
 豐是無禁也於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荈華為飾禁
 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荈華為飾刻其足為蹇
 惟之形也於足舉名故既夕禮云設於於東堂下注云於今之舉也又注特牲云
 於之制如今大木舉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舉之於周公
 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為於耳故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於於是周公時已

名斯禁為於也案玉藻云大夫側專用於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
 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鄭注云名
 之禁者因為酒戒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
 牲亦是士禮而云於禁在東序者鄭注云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

方氏慤曰禁所以承酒尊且於也禁也皆所以為酒戒曰於則欲其不流曰禁
 則欲其不犯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於亦禁也猶之旂常通謂之九旗也
 且有足者為禁無足者為於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
 為貴于大夫用於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尊如此

玉藻大夫側專用於士側專用禁注於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於是

以言於疏案鄉飲酒禮設兩

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於故知於於是斯禁也特牲禮注

云於今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於是言於也

儀禮士冠禮尊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元酒在西注禁承

尊之器

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疏體不言禁體非飲醉之物故不設戒酒是所飲

之物恐醉因而禁之元酒非飲亦為禁者以元酒對正酒不可一有一無故亦同
 有禁

士昏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有禁注禁所以廢甒者疏

士冠云甒此尊亦甒也

鄉飲酒禮尊兩壺於房戶間斯禁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疏禁

者士禮以禁戒為名卿大夫並

有禁名是以玉藻云大夫側專用於士側專用禁禮器云大夫士於禁注云於斯
 禁也謂之於者無足有似於於大夫用斯禁士用於於禁然則禁是定名言於者是
 其義稱

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元酒皆加勺注斯禁禁切地

無足者也

弟子奉豐升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

燕禮公尊瓦大兩有豐注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而大

公食大夫禮飲酒實於觶加於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

聘禮瓦大一有豐注瓦大瓦尊豐承尊器

陸氏佃曰說文云豐足之豐滿者從手蓋手用豆之時也故禮自諸侯以上皆為豐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由是觀之雖謂之豐禁在其中矣故豐亦或謂之廢禁是也廢讀如廢敦廢爵之廢無足曰廢廢豐似豆而卑宜非有足者且謂之廢禁固亦以去為義廢敦言喪無所事敦也廢爵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然亦不可不戒所謂戒者皆有舟皆有疆壘是也

既夕記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坵饌於其上注於今之饗也

士虞禮尊於室中北牖下當戶兩甒醴酒在東無禁

特牲饋食禮陳鼎於門外於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

上壺禁在東序注於之制如今大木舉矣上有四周下無足

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於注於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

足改名

啟二尊之蓋罍奠於於上

陳氏禮書司尊彝六彝皆有舟燕禮公尊瓦大有豐

聘禮亦瓦大有豐少牢禮兩甒有於鄉飲鄉射尊皆

有斯禁士冠婚特牲禮尊皆有禁禮器曰天子諸侯

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於士之禁

有足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敦廢爵也

大夫之於亦謂之斯禁士之禁亦謂之於蓋禁於同

制特其足之高下異耳天子諸侯廢禁之制不見於

經特燕禮以尊有豐鄭康成謂豐似豆而卑其他不

可得而知也豐公食大夫大射鄉射以之承觶爵於

士既夕以之饌衣特牲以之實獸蓋先王制器苟可

五音八
三禮通考卷之三
三
以便於禮者皆用之也然則謂之舟欲其不溺也謂之禁欲其不放也檠欲其屬厭而已不可益也豐欲其豐盛而已不可過也鄭康成曰廢猶去也檠如今之木舉上有四周下有足禁如今方案隋長局一足高三寸又言大夫改斯禁名檠優尊也若不為之戒然謂天子諸侯去禁而燕禮有豐謂檠無足而既夕檠齊於坵謂優尊者若不為之戒而鄉飲鄉射謂之斯禁何耶舊圖刻人形謂豐國之君嗜酒亡國於是狀之以為酒戒此又不可考也士喪禮凡奠以至虞祭皆無禁蓋禁吉器也冠禮醴尊無禁酒尊有禁蓋醴非飲醉之物不設戒也

又曰司尊彝曰彝皆有舟尊皆有壘舟以廢彝而壘非廢尊言彝有舟以見尊有禁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廢禁無足以下為貴則彝舟之為物蓋象舟之形而已先儒以廢禁為去禁謂舟若漢承繁園而崇尺恐不然也

蕙田案以上舟檠禁豐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

疏正義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尚非者案儀禮設尊尚元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案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儀禮特牲饋食禮壺禁在東序尊於戶東元酒在西

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檠皆有冪甒

有元酒

禮記禮運元酒以祭

疏元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元酒于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

禮器醴酒之用元酒之尚

疏醴酒五齊第二酒也元酒是水也尚上也言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在元

酒之下以元酒之尊置在上此是脩古也

王藻凡尊必上元酒

郊特牲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明水泂齊貴新也凡泂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陳結集注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泂猶清也泂灑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泂齊所以設明水及泂齊者貴其新潔也凡泂新之也專主泂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潔著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

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

疏云夫遂陽遂也者以其日者太陽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陽遂取火于木為木遂者也鑿鏡屬者詩云我心匪鑿不可以照物此鑿形制與彼鑿同所以取水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漢世謂之方諸言取水謂之方諸則取火者不名方諸別名陽遂也明者潔也日月水火為明水明火是取日月陰陽之潔氣也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謂祭日之旦饌陳于堂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以為元酒者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元酒配元酒井水也元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元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元酒是以禮運云元酒在堂亦謂明水為元酒也先鄭云明水滌滌穢盛黍稷者滌謂滌滌滌謂蕩滌滌俱謂釋米者也

考工記斲人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注鑿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鑿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疏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者司烜氏職文云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者據大刃以下削殺矢等鑿燧入且明之內

舊唐書禮儀志李敬貞論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

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鄭元注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祭祀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當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之法鄭元錯解以為陰鑑之

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者敬貞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與所司對試

蕙田案以上明水

易坎卦六四樽酒簋贰用缶

疏一樽之酒可薦于宗廟

詩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箋清謂元酒也酒鬱

鬱五齊三酒也

楚茨以為酒食以享以祀

箋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疏酒是大名其鬱鬱五齊三酒總名皆為酒也

大雅旱麓清酒既載

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

鳧鷖爾酒既清

篤公劉酌之用匏

箋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

頌豐年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良耜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妣也

絲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箋飲美酒者皆思自

安不謹誼不敖慢也

商頌烈祖既載清酤賚我思成

箋既載清酒于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

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

昔酒三曰清酒

蕙田案五齊三酒詳見園丘祀天門

春官司尊彝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

齊泂酌凡酒脩酌

注故書縮為數齊為盎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泂酌者挽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

也盎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皆為盎元謂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醖在戶燖醖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泂于清汁獻泂于醖酒猶明清與醖酒于舊醖之酒也此言轉相泂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煇鬱和和也以醖酒摩莎之出其香汁

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盞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盞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醴明酌清酒醴酒沛之皆以舊醴之酒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酌用凡酒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

禮記禮運元酒在室醴醞在戶粢醞在堂澄酒在下注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盞齊四曰醞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醞與盞澄與沈蓋同物也莫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疏元酒在室者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取用故謂之元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于室內而近北醴醞在戶醴謂醴齊醞謂盞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云醴醞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醞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元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粢醞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者

坊記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淫猶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疏正義曰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以其清于醴齊醞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也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醞在戶粢醞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沈齊酒為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醞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元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酒在戶耳知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禮特牲文也

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注謂沛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醴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猶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元酒三注于尊凡行酸酒况於清注謂沛酸酒以清酒也酸酒盞齊亦為酌也酸酒况於清注謂沛酸酒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况於酸酒况於清注謂沛酸酒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况於

猶明清與酸酒於舊澤之酒也注猶若也澤讀為醴舊醴之酒謂清酒沛汁獻以酸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酸酒以舊醴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以舊醴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

陳澧集注縮酌謂醴齊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沛之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為事而新作者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沛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沛之也酸酒盞齊也况沛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盞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故云酸酒况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挲和鬯及鬱金之汁也和鬯中有麥鬱又和以盞齊摩挲而沛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况于酸酒也上文所沛三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沛醴齊以明酌沛酸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酸酒者即如今時明清醴酒沛于舊醴之酒也猶若也舊謂陳久也澤讀為醴舊醴之名後世謂之醴酒

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盞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鬯時所制者制肝洗于鬱鬯以祭于室及主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疏君割牲體于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

五禮通考卷之三 宗廟制度

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盞

疏君牽牲夫人奠盞者熊氏云此謂釋祭君當牽牲之時夫人奠盞設盞齊之奠又曰奠盞設盞

齊之奠也者此謂釋祭故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盞齊之尊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盞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盞齊以獻尸義無妨也皇氏怪此奠盞在牽牲之時于事太早以奠盞為洗牲勸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云謂釋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知釋日也云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儋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儋尸則天子諸侯之釋也

祭統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浣水

注浣盞齊也盞齊浣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疏宗婦執盞

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盞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浣水者浣即盞齊以濁用清酒以浣涕之浣水是明水宗婦執盞齊從夫人而來奠盞齊于位夫人乃就盞齊之尊酌此浣齊而薦之因盞齊有明水連言水耳

陳氏禮書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彛朝

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壘盞犧象所實泛與醴也壘尊所實盞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盞盞齊浣酌而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浣水是壘尊之所實者盞而盞之上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彛言醴而不及泛言盞而不及醴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盞則壘之所實盞之下又可知也然則夫人酌壘而薦盞則君制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士尊於戶東禮記壘尊在阼犧尊在西此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夫元酒在室醴醢在戶而坊記言醴酒在室盞有不同而其設亦異爾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盞然而

浮久則赤終則沈室者陰之幽戶者陰陽之交堂者
 陰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以幽元醇厚為上以
 顯著清美為下泛齊在室以其未離於道故也醴醖
 在戶以其離道未遠故也粢醖在堂則道與事之間
 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事而已觀此則先王所辨齊
 酒之位意可知矣夫醴齊縮酌則以茅縮而後酌此
 記所謂縮酌用茅明酌是也盞齊泔酌則以酒泔而
 後酌此記所謂醖酒泔于清是也黍稷別而言之則
 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
 言粢盛是也記於醖齊言粢醖指其材爾鄭氏改粢
 為齊誤也鄭氏又以明酌為事酒而澄酒或謂三酒
 或謂五齊於酒正坊記儀禮則曰澄酒三酒也於禮運則曰澄酒沈齊也 祫備五齊禘備四齊
 時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酢用凡酒

然記曰夫人薦盞則醴以上君所酌盞以下夫人所
 酌而無君饋薦盞之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
 酒實八尊則中祭小祭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
 制矣

蕙田案以上酒齊

右尊壘酒齊

禮記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注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于其上琖以玉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斝稼也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

方氏慤曰斝殷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事之義故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葦所謂奠斝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斝彝者尊也爵則為爵之形以承之周尚文故也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周始然耳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琖殷則一升曰斝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

陸氏佃曰琖以齊言斝以鬯言爵以酒言知然者盞齊亦或謂之琖酒鬯尊一名斝彝知之也

詩大雅行葦洗爵奠斝

傳斝爵也夏曰醖殷曰斝周曰爵洗以酌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

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解者亦曰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醖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謂之斝者彼注謂畫禾稼也

何氏楷曰洗洒奠置也斝說文云玉爵也或說斝受六升案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據此則斝為商爵然周亦用之春秋傳有瓘斝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禮運云醖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周禮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此周人用斝之證也琖斝爵疑三代皆有之特所貴重異耳又灌尊夏后氏以雞彝商以斝周以黃目則尊亦有名斝者然此詩所咏是爵非尊也孔云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

更變其文耳愚案孔說依文作解未足深信考燕禮射禮無用斝者疑當作觚鄭元周禮注讀斝為受福之嘏謂聲之誤是則斝有嘏音嘏觚聲近因訛觚為嘏耳考工記梓人云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爵受一升觚受三升豆受四升一獻三酬者言獻以一升之爵酬以三升之觚也合之則為四升是謂一豆此詩言洗爵奠斝乃括乎首尾之辭洗爵蒙上獻酢之文主人洗爵酌酒以獻賓賓既受卒爵即洗主人所獻之爵以酢答主人主人卒飲又獻公公酢亦如之主人卒飲乃更酌觚而自飲以酬賓賓受之奠而不舉以俟旅酬此所謂奠斝者也楚茨言獻酬以該酢此既言獻酢而兼言奠斝乃正以表酬耳

周禮天官冢宰贊玉爵

注宗廟獻用玉爵疏此享先王有玉爵天地有爵但不用玉飾云宗廟獻用玉爵者案明堂

位獻用玉琖謂王朝踐饋獻酌尸時若裸則用圭瓚也

劉氏曰享先王謂宗廟六享也

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瑶爵亦如之

注瑶爵謂尸卒食王既酌尸后亞獻之其爵以

瑶為飾疏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酌尸謂之朝獻后亦于後以瑶爵酌饋獻時盥齊以酌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云其爵以瑶為飾者鄉來所解知后以瑶爵亞酌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醴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彼魯用王禮即知王酌尸亦用玉醴后酌尸用璧角實長酌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瑶不同者瑶玉名瑶玉為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為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瑶為飾也

蕙田案爵容一升角受四升此疏謂瑶爵即

璧角恐未是

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

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注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

方氏慤曰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瑶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

亦然

周禮春官鬱人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而飲之

注筭受福之報聲之誤也王酌尸尸報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報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與出宰夫以邊受齊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疏鄭知筭是受福之報非天子奠筭設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筭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報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筭為受福之報也

王氏安石曰筭者先王之爵唯王禮用焉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

夏官量人 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而皆飲之

注鄭司農云筭筭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筭周以爵元謂筭讀如報尸之報宰宰疏先鄭云筭讀如嫁娶之嫁直取音同引明堂位者証筭是器名周獻用玉爵無用筭故后鄭云

筭讀如報尸之報

王氏安石曰受筭歷而皆飲之受筭傳之他器而皆飲之也

禮記郊特牲 舉筭角詔妥尸

注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筭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筭諸侯奠角疏筭角爵名也天子曰筭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銅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筭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妥尸者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奠筭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

安而祝當告主人
拜尸使尸安坐也

方氏慤曰筭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
周官鬱人之大祭祀與量人受筭之卒爵而飲之蓋言是矣

禮運酸竿及尸君非禮也注酸竿先王之爵也疏酸是夏爵竿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得以酸竿及于尸君

其餘諸侯
于禮不合

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壁角注爵君所進于尸也仍因也

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疏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加以璧散壁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于時薦加籩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王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是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後角便文也

劉氏彝曰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為酒戒也玉為陽故君以玉琖獻尸璧之體有降于玉故賓長以之然散于角亦非所以施于尊者禮曰

賤者獻以散卑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

方氏慤曰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惟其所容有加于琖也故又因以為加焉

陸氏佃曰據加以璧散壁角玉琖仍雕言雕則玉不純矣下于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璧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先言璧散蓋體正獻以小為貴者加獻尚大

正獻以大為貴者加獻尚小

禮器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

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

瓦甒此以小為貴也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

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疏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

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案特牲

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

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

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此以小為貴近者小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于壺矣案

禮圖瓦大受五升則瓦甒與瓦大同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

門內君尊謂子男尊也不云內外則陳之于堂人君面尊專惠也小尊近君大尊

在門是不重味故以小為貴稱

方氏慤曰獻謂獻之于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

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

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耳故以體言之于瓦甒言君尊

則知壺缶為飲諸臣之尊于甒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爾雅言盜謂之缶雖不

言其所容以推法推之擲四謂之豆積之至于缶二謂之鍾則缶四石之名也

五禮通考卷六十三 宗廟制度

角歟若特牲饋食醑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周官子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禮與言子男以見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序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耶公尊岳本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瓦甒者耶士旅食于門而兩壺豈所謂門外岳者耶園壺雖非岳其陳設之序則然

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疏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為雀形以尾之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于尸則執爵足也夫人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酢必易爵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

儀禮士虞禮主人洗廢爵注爵無足曰廢爵疏云爵無足曰廢爵者案下文主婦洗足爵鄭云爵有足輕者飾也則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凡諸言廢者皆是無足廢敦之類是也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注爵有足為舅姑齊衰是輕于主人故爵有足為飾也疏云總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者案屨人總是屨之牙底之間縫中之飾則此爵云總者亦是爵口足之間有飾可知

少牢饋食禮司宮概豆籩勺爵觶觶几洗篚於東堂下勺爵觶觶實於篚

有司徹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尸易爵於篚盥洗爵尸作三獻之爵二人洗觶升實爵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致爵於主人致爵於主婦無算爵

特牲饋食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觶四觶一角一散注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觶長兄弟及眾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觶一酌莫其三長兄弟酌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觶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云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者以一爵獻尸尸奠之未舉又一爵主婦當致者案經主婦致爵於主人婦人不見就堂下洗當于內洗則主婦致爵于主人時不取堂下爵而云主婦當致者謂主婦當受致之時用此爵也云四觶一酌莫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禮殺事相接者酌莫于銅南是嗣子雖飲還復神之奠觶也餘有三在主人洗一觶酬賓莫于薦北賓取奠于薦南此未舉也下篚有二觶在及長兄弟洗觶為加爵眾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此亦未舉也下篚仍有一觶在乃羞之後賓始舉奠觶行旅酬辨卒受者以虛觶奠于下篚還有二觶至為加爵者作止爵長兄弟亦坐取其奠觶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辨卒受者未實解于篚時賓弟子兄弟弟子洗觶各酌舉觶于其長即用其篚二觶卒受者未奠之故三觶並用也故注云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也云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者謂賓長獻尸主人致爵于主婦是也賤者獻以散上利洗散是也尊者舉觶謂若酌奠之及長兄弟酬賓之等是也卑者舉

角謂主人獻用角鄭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則大夫專用爵士甲用角是也引舊說者爵觚以下升數無正文韓詩雖有升數亦非正經故引舊說為証也

儀禮士喪禮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注此

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

既夕禮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

二素勺二豆在甒北注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疏觶有四柶有二者朝夕酒醴及

器別設不同器朝夕二奠各饌其器也

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注見間皆當為甒字之誤也甒

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疏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夾甒加以鬱鬯謂饋孰時薦此黍稷進肝與肺及首與心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云兩甒醴酒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也此用甒蓋是天子追享朝踐

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云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方氏慤曰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俠即司尊彝所謂間祀用兩大尊是矣言瓦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為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耳以諸物見于夾甒之間故曰甒以俠甒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以鬱鬯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觶豆當為斗

疏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元駁之云觶字角旁支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當為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鄭云觚豆字聲之誤者觶字為觚是字之誤斗字為豆是聲之誤

王昭禹曰梓人為筍虞為樂器也為飲器為禮器也

趙氏曰勺以酌酒今之杓是也古者有龍勺刺龍在上明堂位言灌尊龍勺疏勺蒲勺是也爵用以盛酒盞之小者觚盞之有稜角者又大似爵凡酒盛于樽必先以杓挹酒然後注于爵中至用觚則加厚也梓人先勺而後以爵與觚小大先後序當如此

正義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

升曰散者皆韓詩說文案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

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

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

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

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

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

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觥寡也觥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為觥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觥相應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一獻三酬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唯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惟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云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者漢禮器制度文也此瓦甒即燕禮公尊瓦大

也云缶大小未聞也者今以小為貴近者小則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于壺矣案禮圖瓦大受五升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甒與瓦大同引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易坎卦六四爻辭案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醜商以斝周以爵梓人之爵一升非商人之上梓也明矣雖似周制亦不盡乎周制且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觥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而名之皆曰觴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角璧散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持牲實二觚二爵四觥一角一散則是周制之有五等矣此言爵曰觚而不及觥與角與散其非周制也明矣然鄭氏以觚當為觥豆當為斗蓋以所容之酒約之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為酒一斗若不以觚為觥則不及斗酒之數矣緣觥之一字其書有三有以角旁從支者有以角旁從底者角旁從底當誤而為觥字也必矣若夫五等之觴所容之外又有所謂觥者詩曰兕觥其觥是也又有所謂豐者鄉射記曰司射命弟子升設豐是也鄭氏于觥之說失之以觥即角也曾不謂所容四升何以為罰爵乎舊圖與許慎皆謂七升曰觥其說似可採也舊圖于豐之說失之以豐為人形而首戴杆謂豐國之君以酒亡國曾不謂豐為爵之承

祭與玷同人以酒亡國者何必豐乎鄭氏與聶氏皆謂豐如豆而卑其說似可採也但梓人所為飲酒器皆以木為之詩曰酌之用匏則于是乎有匏爵矣此用之于郊也書曰乃受同冒則于是乎有銅爵矣此周人用之于圭瓚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此魯人用之於灌也然則周人自用銅而與魯人以玉爵乎曰周制所用以當代異代為貴賤而不以銅玉為貴賤也

蕙田案鄭氏以觥為四升而論語疏有觥亦五升之說許慎又有觥七升之說案觥為罰爵必不與四升之角五升之散同制當以七升之說為是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音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則三者之

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瓚斝則三者之飾可知矣儀禮士虞主人獻尸以廢爵主婦以足爵賓長以纒爵鄭氏謂纒爵者口足之間有篆則爵之纒猶屨之纒也主人廢爵而未有足主婦足爵而未有篆賓長則篆口足而已以虞未純吉故也然則吉禮之爵蓋全篆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仍雕則雕之不在夏而在周矣詩曰洗爵奠斝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琖斝先王之器也惟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夫天下之理莫之爵者常大為物所爵者常小禽之名爵以小故也火之名燭亦以小故也爵資於尊而所入者小其實一升而已此所以謂之爵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而爵量與梓人同觚量與梓人異者儀禮少牢有司徹皆獻以爵酬以觶鄉飲書觶從角氏角氏與觚相涉故亂之耳其說是也然梓人曰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為四升四升為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為斗誤也凡獻皆以爵而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以觚特牲禮主人初獻以爵者禮器曰宗廟之器以小為貴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主婦獻以角與爵而佐食加獻以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大射主人以觚獻賓及公而司馬以散獻服不是貴者以小賤者以大或獻尸或受獻一也士祭初獻以角下大夫也燕禮大射主人獻以觚下饗禮也饗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用爵以獻可知也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則天子自觶而上用玉可知也燕禮大射以象觚象觶獻公則諸侯之爵用象可知也燕禮司正飲角觶而士喪禮奠亦角觶蓋大夫飾以角士木而已喪奠用角觶攝盛也觶中觴也鄉飲鄉射記曰其他皆用觶觀士冠禮父醮子士婚主人禮賓婦見舅姑醴皆以觶聘禮禮賓士虞及吉祭與大夫吉祭陰厭之奠皆以觶公食大夫無尊亦以觶則觶之為用非適於一也先儒言諸觴皆形制同而升數異然爵如雀觚不圓

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古者

破觚為圓文體
八觚壇有八觚

則諸觴形制安得而同哉書稱上宗奉同
王受同三宿三祭三咤則周之爵又謂之同也先儒
謂爵盡也足也觚寡也觶適也角觸也散訕也又謂
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此不可攷要之爵觚觶
角皆示戒也

蕙田案爵明堂位曰周以爵疏云以爵為形
陳氏禮書曰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
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
若爵然也山堂曰爵受一升口徑四寸底徑
二寸上下徑二寸三分圓足飾之以玉曰玉
爵天官冢宰贊玉爵疏天地有爵不用玉飾
宗廟獻用玉爵飾之以瑶曰瑶爵天官內宰
贊后瑶爵注王既酌尸后亞獻用之祭統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
此玉爵瑶爵所用之異也琖明堂位夏后氏
之爵以玉飾之名曰玉琖明堂位曰爵用玉
琖仍雕是也竽明堂位殷爵並爵形而畫為
禾稼郊特牲云舉竽角詔妥尸詩行葦洗爵
奠竽飾之以瓘曰瓘竽春秋傳曰若我用瓘
竽玉瓚是也陳氏禮書曰琖竽先王之器惟
魯與二王後得用之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
曰琖竽及尸君非禮也明堂位疏三爵並以
爵為形方慤曰三爵皆容一升散禮器賤者
獻以散祭統尸飲九以散爵獻士鄭云散容
五升角禮器卑者舉角鄭云角受四升案散
與角皆酌後加爵所用以璧飾口曰璧散璧

角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疏加爵夫人用
 璧角賓用璧散是也受尸時諸侯亦奠角郊
 特牲舉斝角詔受尸鄭注天子奠斝諸侯奠
 角案諸侯止用角散魯及二王後得用璧角
 璧散又明堂位疏璧角即瑤爵案瑤爵一升
 之爵璧角四升之角疏合而一之非也觚攷
 工記獻以爵而酬以觚儀禮特牲饋食記篚
 實二觚注二觚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論
 語觚不觚鄭云觚容二升山堂曰口徑四寸
 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圓足漆赤中
 畫青雲氣觶禮器尊者舉觶鄭云觶受三升
 儀禮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特
 牲饋食記篚實四觶注四觶一酌奠其三長

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
 於其長是也山堂曰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強
 底徑二寸觚觶角散形皆同升數則異並不
 圓缶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鄭云大小未聞
 而方慤以為缶大四石案易曰樽酒簋貳用
 缶缶為卑約未必大至四石方說無據壺禮
 器門內壺鄭云大一石公羊傳云齊侯唁公
 子埜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
 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蓋此壺也又疏
 云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上下空徑一尺四
 寸方橫徑一尺一寸強乃容一斛之數也特
 牲饋食記順覆兩壺蓋在南則壺又有蓋案
 此壺但設在門內則與天子饋獻壺尊不同

瓦甒禮器君尊瓦甒鄭云大五斗祭義觀以
 俠甒注謂雜之兩甒醴酒間則瓦甒所以盛
 醴酒又祭義疏云甒即天子追享朝踐所用
 之大尊案如其說則瓦甒為天子之尊矣何
 以祭器指為五獻子男之尊耶缶壺瓦甒皆
 瓦器禮圖瓦甒為兩器皆大五升恐未是洗
 牲饋食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滌
 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少牢饋食禮司宮概洗
 於東堂下周禮祭器圖洗形如壘受一斛

右爵尊奠獻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三

